

探索中日两国的儿童观、发展观、教育观

首藤美香子

Suto Mikako
白梅学园大学准教授

3 2 1

① 中国人眼里的“小皇帝的眼泪”
②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和早期教育
③ 关于幼儿教师培养的一点粗浅体会

我们的儿童观、发展观、教育观，是在社会和文化中逐渐形成，并随历史而不断变化的。那么，中国的儿童观、发展观、教育观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我想结合传统小儿医学、科举制度、儒教思想和艺术等多种方面的资料来加以分析。

首先，要否定试图用简单的进步历史观来解释中国儿童历史，应该从宏观的比较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，这有助于我们研讨与欧美不同的“儿童观史”的多样性、可变性和相对性。

其次，通过综合研究几种对儿童的不同看法，可以让我们克服史料的局限性，明确以儿童为主体的发展历史，阐释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互动关联性。

再次，“发现儿童”这一近代视点，让我们对儿童的生命本身进行反思，从而解构近代的儿童观、发展观和教育观。

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很多，比如历史性的转换期无法特定，构造性变化的过程不明朗，“儿童”“家长”“教育”“家庭”等用语的概念和历史检证并不充分等等。史实以及对史实的解释具有着多样性，如果始终仅去探究某一个特定的主题，就会出现很多无法整合和矛盾的地方，把握整体十分困难，因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。

我将下面的几个方面作为研究中国儿童观的切入点。

(1) 中国的儿童观念——“子”“童”“幼”

“子”是从生物的角度来看的人生的最初时期；“童”是相对于年长者的社会身分；“幼”则体现了有道德，纯洁无垢。

(2) 传统小儿医学中的儿童发展观（阴阳五行论“变蒸”）

中国从隋唐时期开始就有了小儿医学，跟成年人的医学彼此独立，以作为宇宙论的阴阳五行论为基础发展而来。“变蒸”是用宇宙论的数字、用定量的和谐的阴阳阶段表示婴幼儿成长发展和生理活动。

(3) 科举制度下的儿童教育（重视早期知识教育）

原本在儒教之中，最重要的是学习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，读书识字仅是在某个年龄阶段有了充裕时间之后才进行的。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，人们从儿童早期开始就开始重视知识。后来随着时代发展，学习出现了低龄化倾向，于是家长父母共同担负起指导儿童的责任。

(4) 儒教对于“玩”的两个相反观点：

朱子学vs. 阳明学

宋代出现的新儒教—朱子学，否定人的生理肉体的欲望，提倡理性的成熟，以禁止游戏的形式影响了儿童观。而其后出现的批判朱子学的阳明学，重视知行合一，认为“身心愉快”“快乐”是引出学习意愿的主因，所以赞美童心，主张保护儿童纯洁无垢的天性。

(5) “玩的孩子”的主题化（艺术）

“玩”是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主要争议点之一，但中国的历史艺术作品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儿童充分嬉戏的世界。作品范畴很广，包括了追求艺术美的，象征着子孙繁荣五谷丰登的各种类型，另外还有怀着对孩子的慈

6 5 4

④ 研讨会1：从日本的角度看“中国孩子的今天”
⑤ 在日比较中发现的“文化的发展”
⑥ 探索中日两国的儿童观、发展观、教育观

8 7

⑦ 幼儿教育中的日中关系史 比较历史的素描
⑧ 研讨会2：日中比较—儿童·发展·文化

爱和共鸣所描绘的“顽皮吵闹”的孩子们嬉戏的样子。

尝试探索中国儿童观的变迁，不仅能解构把儿童作为“教育和保护的對象”的近代儿童观，而且在阐明和欧美相异的“亚洲儿童观”的问题上意义重大。把中国儿童观与受其重大影响日本儿童观进行对比，也有利于我们再次发现日本儿童观的独立性和固有性。

进而这也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再次探讨现代中国儿童境遇(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影响)的特性和课题提供了可能性。

探索儿童观、发展观、教育观，是相对批判地验证儿童成长及其生活环境的应有方式的“儿童科学”的一个分支。我衷心希望中日双方能够包容地理解儿童的多种生活方式，构筑起崭新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。

